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二百八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陳　林

謄錄監生臣顧永涵

唐書卷二百七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宦者上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簿最二曰宮闈扃門闑三曰奚官治宮

中疾病死喪四曰内僕主供帳鐙燭五曰内府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為之太宗詔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内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宫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輙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

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
獻遺至萬計修功德市禽鳥一為之使猶且數千緡監
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
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
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
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
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
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巨

鎮彊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弒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剄忝情易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為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噫梟狐不神天與之昏末如亂何故取中葉以來宦人之大者猝之

篇

楊思勗羅州石城人本蘇氏冒所養姓少給事內侍省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為爪牙開元初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眞臘金隣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勗請行詔募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繇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眙不暇謀遂大敗封尸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章亂詔思勗為黔中招討使率兵六萬

往執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給祿俸防閤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反破賓橫等州思勗又平之禽大海等三千人討斬支黨皆盡瀧州蠻陳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游魯號定國大將軍馮璘南越王破州縣四十詔思勗發永道連三州兵淮南弩士十萬襲斬游魯璘於陣行範走盤遼諸洞思勗悉衆窮追生縛之阬其黨六萬獲馬金銀鉅萬計卒年八十餘思勗鷙忍敢殺戮所得俘必剥面

務腦褫髪皮以示人將士憚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內給事牛仙童納張守珪賂詔付思朂殺之思朂縛于格箠慘不可勝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盡乃得死楚客者樂安人後歷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滋縣侯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歷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彊悟敕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稟食司宮臺既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

詔令為宫闈丞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啓屬内坊擢内給事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徼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愼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

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修功德市鳥獸皆為之使使還所裒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爹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胷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

服者乃相持號慟帝為封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延福與妻及力士貴時故在侍養與麥均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為兄弟後麥亡伯獻縗絰受弔河間男子吕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史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背相望不絶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辛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

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帝為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還內宅不復事加累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來廷坊建佛祠興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貲所不逮鐘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鐘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

至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都北堰澧列五磑日㩼三百斛直有袁思藝者帝亦愛幸然驕倨甚士大夫疏畏之而力士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内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力士思藝為之帝幸蜀思藝遂臣賊而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帝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從上皇還進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户五百上皇徙西内居十日

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閤外遣內養授謫制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不許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宮死有餘恨慟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護衛先帝勞還其官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邪

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邪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

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為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內侍省遷內射生使飛龍廏副使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

元振封保定縣侯再遷驃騎太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㐫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王仲昇者初為淮西節度使與襄州張維瑾部將戰申州被執賊平元振薦為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將軍兼大夫由仲昇始裴冕與元振忤乃掎韓穎等罪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諉屬不應因仲昇共誣殺瑱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構憂甚自殺素惡李光弼數媒蝎以疑之瑱等上將晃光弼元勲既誅斥或不自

省方帥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
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蒼黃出居陜京師陷賊剽
府庫焚閭衖蕭然為空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
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
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
刦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
為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
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

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雖一魚朝恩以陜郡戮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計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疾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

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
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
過乎宜即募士西與朝廷會若以朕惡未悛耶則帝王
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
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
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自三原衣婦衣私
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詮家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
州景詮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時又有駱奉先者

亦三原人歷右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尤見倖廣德初監僕固懷恩軍者奉先恃恩貪甚懷恩不平既而懼其譖遂叛事平擢奉先軍容使掌畿內兵權焰熾然永泰初以吐蕃數驚京師始城鄠以奉先為使悉毀縣外廬舍無尺椽累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歷末卒

魚朝恩瀘州瀘川人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黄門內陰黠善宣納詔令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為三宮檢責使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九節度圍賊相州以

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硤石使子朝義為游軍肅宗詔鋭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之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恃功

岸忽無所憚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温誘回紇陷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以霍文場監之王景岑討良王希遷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媢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内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内慙乃勸帝徙洛陽

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耶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為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徼伺誤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兼鴻臚禮賓內飛龍閑廏使封鄭國公始詣學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倡侑燕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為附學生列廡次

又賜錢千萬取子錢供秩飯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凡詔會羣臣計事朝恩怙貴誕辭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衎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懌黜衎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默默尚可賴乎宰相

俛首坐皆失色造從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拏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墅觀沼勝爽表為佛祠為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祠許之

於是用度侈浩公壞曲江諸館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署將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久之讓判國子監鴻臚禮賓等使加内侍監徙封韓增實封百户俄兼檢校國子監初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最為朝恩昵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鶴獨謹厚亦封徐國公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横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録貲産入之

軍皆誣服寃死故市人號入地牢又萬年吏賈明觀倚朝恩捕搏恣行積財鉅萬人無敢發其姦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者尚幼為内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

謀與語悉為帝知希暹覺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常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温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温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實内温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郿與京兆以鄠盩厔及鳳翔之虢寳雞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為虞也郭子儀密

白朝恩嘗結周智光為外應久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載留溫京師未即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方寒食宴禁中既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自辨悖傲皓與左右禽縊之死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增實封户六百內侍監如故外咸言既奉詔乃投縊云還尸於家賜錢六百萬以葬帝懼軍亂進劉希暹

王駕鶴並兼御史中丞又下詔慰曉將士獨希暹自知同惡言不遜駕鶴白發之遂賜死而賈明觀兼得幸於載故載奏隸江西使立功自贖路嗣恭搒殺之所厚禮部尚書禮儀使裴士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坐貶

賓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宫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

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興元初詔監神策左廂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馬有麟為左神策軍大將軍軍額由此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震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丐援引者足相躡衛士朱華以按摩得幸文場參慮補置索賕數萬緡而藩鎮贈遺累百鉅萬畧士妻女

無所憚詔殺之于軍其隆赫如此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焦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為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後仙鳴移病帝賜十馬令諸祠祈解後稍愈已而暴死帝疑左右進毒捕詰小使問狀誅數十人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内常侍第五守亮代之文場擢累驃騎大將軍時監察御史崔薳行囚于軍吏為具酒食薳欲悅媚之故不拒文場劾奏詔流薳遠方文場年老致仕卒

其後楊志廉孫榮義為左右中尉招權驕肆與竇霍畧等帝晚節聞民間訛語禁中事而北軍捕太學生何竦曹壽繫訊人情大懼司業武少儀上書有如罪不測願明示四方俄得釋是時宦官復盛矣希望者涇陽人歷明威將軍贈洪州都督尚進河東人歷忠武將軍贈開府儀同三司志廉弘農人歷左監門衛大將軍榮義涇陽人歷右武衛大將軍並贈揚州大都督

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宦父故改馬性忠彊識

義理平凉之盟在渾瑊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俄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會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然未得縱欲遂奪神策兵以自彊即用范希朝為京西北禁軍都將收宦者權而忠言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吕如全

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絪李程王涯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高崇文討劉闢復為監軍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為闢所破因之崇文至闢歸康求雪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悍見訾遷累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憲宗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吕如全歷內侍省內常侍翰林使坐擅取樟材治第送東都獄

至閿鄉自殺又郭旻醉觸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超晏王
志忠縱鷹隼入民家掠二百奪職由是莫不慴畏
吐突承璀字仁貞閩人也以黄門直東宮為掖廷局博
士察察有才憲宗立擢累左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
尉左街功德使封薊國公王承宗叛承璀揣帝鋭征討
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即詔承璀為行營招
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
内寺伯宋惟澄曹進玉為館驛使自河南陜河陽惟澄

主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玉主之又詔內常侍劉國珍
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李鄘許
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段平仲
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
帝乃更為招討宣慰使為御通化門慰其行承璀御衆
無它遠畧為盧從史侮狎踰年無功賴中詔擿使執從
史而間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乃詔班師還為中尉平
仲劾承璀輕謀弊賦損國威不斬首無以謝天下帝不

獲已罷為軍器莊宅使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内侍省會劉希光納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十萬緡求方鎮有詔賜死跡絓承璀故令出監淮南軍織人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投匭言承璀等寃狀於是孔戣知匭事閲其副不受即表其姦逐為峽州司倉參軍然帝於承璀殊厚會李絳在翰林苦論其過故決遣之帝後欲還承璀為罷絳宰相召為内弓箭庫使復左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請立澧王不從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敕地生毛二

尺惡之躬糞除瘗之踰年帝崩穆宗銜前議殺之禁中

敬宗時左神策中尉馬存亮論其冤詔許子士曄收葬

宣宗時擢士曄右神策中尉是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

白閩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為中官區藪咸通中

杜宣猷為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敕使墓

戶宣猷卒用羣官力徙宣歙觀察使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

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

餘萬存亮料柬尤精伍無罷士部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曰我嘗為子卜子當御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宫衛士不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為變有詰其載者韶謂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浴堂門閉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宫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常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

游幸兩軍角戲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為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升御坐盜乘輿餘膳揖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驚曰止此乎韶惡之悉以寶器賜其徒攻弓箭庫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將軍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將軍李泳尚國忠率騎兵討賊日暮射韶及玄明皆死始賊入中人倉卒繇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遲明

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宫車駕還羣臣詣延英門見天子然至者不十一二坐賊所入闌不禁者數十人杖而不誅賜存亮實封户二百梁守謙進開府儀同三司它論功賞有差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代還為内飛龍使太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始去禁衛衆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

遵美父季實為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實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廳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揚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

位再遷内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次敷水驛與御史元稹爭舍上廳擊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太和間數任内外五坊使秋按鷹内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盜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宋守義挾帝還宫王涯舒元輿已就縛士良肆脅辱

令自承反示牒于朝於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誠反士良
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
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
上將軍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忌
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士良益無
憚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
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
反令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含憤九泉不然

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邪即以訓所移書遣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遇盜京師擾疑不敢進從諫大怒殺季卿騰書于朝又言臣與訓誅注以注本宦豎所提挈不使聞知今四方共傳宰相欲除内官而兩軍中尉聞自救死妄相殺戮謂為反逆有如大臣挾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安有縱俘劫橫尸闕下哉陛下視不及聽未聞也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内臣欲面陳恐横遭戮害謹脩封疆繕甲兵為陛下腹心

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固辭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彊自是鬱鬱不樂兩軍毬獵宴會絶矣開成四年苦風痺少間召宰相見延英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誰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

然天下言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獻受制彊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窐相李珏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議更立珏不從乃矯詔立頴王為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為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貴妃謀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絶人

言故王妃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實封戶三百俄而珏嗣復罷去弘逸季稜誅矣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縑糧芻菽以搖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士乃帖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為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

詔可尋卒賜揚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有術自將恩禮不衰云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物

詔削官爵籍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
廢帝崔慎由為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
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
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
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
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
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啓後户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
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

得吏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胥故胥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楊復光閩人也本喬氏有武力少養於内常侍楊玄价家頗以節誼自奮玄价奇之宣宗時玄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皐皐有威名者世訟其寃稍遷左神策軍中尉譖去宰相楊收權寵震時復光有謀略累監諸鎮軍乾符初佐平盧節度使曾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

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復光在軍請判官吳彥宏約賊降仙芝遣將尚君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密請僖宗誅之故仙芝怨復引兵叛後天子寤威陷禍罷之以兵與復光乃進禽徐唐莒王鐸為招討復光仍監軍鐸之棄荆南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别將宋浩領荆南泰寧將段彥謨佐之復光父嘗監忠武軍而浩已為大將見復光少之不為禮彥謨亦恥居浩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殺之彥謨引慓士擊殺浩復光以

客常滋假留後而奏浩罪薦彥謨為朗州刺史詔鄭紹業為荆南節度使以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遏賊右衛帝西幸召紹業見行在復光更引彥謨為荆南節度使彥謨紿行邊詣復光以黄金數百兩為謝其後忠武周岌受賊命嘗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復光泣曰丈夫所感獨恩與義耳彼不顧恩義規利害何丈夫哉公奮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昧昧邪

岌流涕曰吾力不足陽合而陰離之故召公計因持杯盟曰有如酒即遣子守亮斬賊使于傳舍秦宗權據蔡州叛岌復光以忠武兵三千入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淑持兵萬人從復光定荆襄師次鄧淑逗遛復光斬之幷其軍為八以鹿晏弘晉暉張造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為之將進攻南陽賊將朱温何勤逆戰大敗遂收鄧州追北藍橋會母喪班師俄起為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幷力定關中朱温守同州復光

遣使鐫諭溫以所部降方賊之彊重榮憂不知所出謂復光曰臣賊邪且負國拒戰邪則兵寡柰何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為人奮不顧身比數召未即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非恐禍者若諭上意彼宜必來重榮曰善白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使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輝武匡國平難功臣卒河中贈觀軍容使謚曰忠肅復光御下有恩軍中聞其死皆慟哭而麾下多立功者

諸子為將帥數十人守宗亦為忠武節度使

贊曰楚鄖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宪昭懸之世兩軍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斥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誼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與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唐書卷二百七

唐書卷二百七考證

宦者序内謁者監内給事各十○舊書内謁者監六人内給事八人

寺伯寺人各六○舊書寺伯二人寺人六人

楊思勗傳擢左監門衛將軍○舊書累遷右監門衛將軍

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舊書作梅玄成叛

馮璘南越王○本紀作馮仁智

高力士傳林昭隱○舊書作林招隱

朱光輝○舊書作朱文輝

程元振傳元振自三原衣婦衣私入京師○舊書作元振服縗麻于車中入京城

吐突承璀傳又詔内常侍劉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馬朝江舊書作馬江朝

唐書卷二百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二百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宦者下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為閑廐小兒貌儜陋略通書計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廐中簿最王鉷為使以典禾豆能檢擿耗欺馬以故肥蕃之皇太子得侍東宮陳

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膂事更名護國又改今名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齗齗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時為浮屠詭行人以為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閑廐五坊宮苑營田栽接總監使兼隴右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

實封户五百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廳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刻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帝為娶元擢女為妻擢以故為梁州長史弟兄皆位臺省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繇中書出

者覘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複道來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玄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玉真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梨園弟子日奏聲伎為娛樂輔國素微賤雖暴貴力士等猶不為禮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樓南俯大道因裴回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劒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乂王銑等飲賚予頗厚輔

國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輔國矯詔取之裁留十馬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問何為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

使下馬輔國失轡罵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納刀呼萬歲皆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韡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内居甘露殿侍衛才數十皆尫老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為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又曰興慶吾王地數以讓皇帝帝不受今之徙自吾志也俄而流承恩播州魏悅溱州如仙媛歸州公主居玉真觀更料後宫聲樂百餘更侍太上皇備灑掃詔萬安咸宜

二公主視服膳自是太上皇怏怏不豫至棄天下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陳跳丸舞劒百騎前驅御府設食太常備樂宰相羣臣畢會既得志乃厭然驕觖求宰相帝重違曰卿勳力何任不可但羣望未一如何輔國遂諷宰相裴冕使聯表薦已帝密擿蕭華使喻止冕張皇后數疾其顓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越王究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

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因之而殺后他殿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進司空兼中書令實封户八百未幾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為閑廐羣牧苑内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輔國始惆然憂

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陵郡王仍爲司空尚父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門者不内曰尚父罷宰相不可入輔國氣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優辭諭遣有韓穎劉烜善步星乾元中待詔翰林穎位司天監烜起居舍人與輔國暱甚輔國領中書穎進秘書監烜中書舍人裴冕引爲山陵使判官輔國罷俱流嶺南賜死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宫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俠者夜

刺殺之年五十九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謚曰醜後梓州刺史杜濟以武人爲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

王守澄者史亡所來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喜方士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鎛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白見楊仁晝浮屠大通仁晝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待詔翰林號人田元佐言有秘方能化瓦礫爲黄金詔除號令與董景珍李元

戢皆介泌大通薦于天子天子惑其說泌以金石進帝餌之躁甚數暴怒恚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群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内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内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為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吏因其黨鄭注

李訓乘其罅於是流楊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脅守澄以軍容使就第使內養齎酖賜死事秘時無知者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涓自徐州監軍召還死於中年劉克明亦亡所來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於是陶元皓靳遂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毬工得見便殿內籍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隷卒或里閭惡少年帝與狎息殿中為戲樂四方聞之爭以趫勇進于帝嘗閱角

觝三殿有碎首斷臂流血廷中帝歡甚厚賜之夜分罷所親近旣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艾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許遂振李少端魚志弘侍從不及皆削秩帝獵夜還與克明田務澄許文端石定寬蘇佐明王嘉憲閻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羣飲旣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弑帝更衣室矯詔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王領軍國事明日下遺詔絳王即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顓兵

柄于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梁守謙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首以徇籍入家貲又殺其黨數十人始克明謀逆母禁不許丈宗立嘉母忠賜錢千緡絹五百匹給婢二人

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宗即位擢令孜左神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尉世號東軍西軍帝沖騃喜鬬鵞走馬數幸六王宅興

慶池與諸王鬬鵞一鵞至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狎倚寵暴橫始帝為王時與令孜同臥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為父而荒酣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鉅萬國用耗盡令孜語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內庫使者監閱櫃坊茶閣有來訴者皆杖死京兆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

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在者惟佞鄙沓貪相與備員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遺侯昌蒙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内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邑倡和初黄巢求廣州願罷兵攜欲寵高駢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置關東諸節度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急歸罪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為陛下除姦臣乘輿今西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宫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斬

即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有詔以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帝見蜀陋陋稍鬱鬱日與嬪侍博飲時時攘袂北望惃然流涕令孜伺間開釋呼萬歲帝為怡悅因盛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鋋敬瑄方并力賊不足虞帝曰善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軍以捍蠻帝至大勞將士扈從者已賜而不

及黄頭軍皆竊怨令孜令孜置酒會諸將以黄金樽行酒即賜之黄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衆士誠大願也令孜目曰君有功邪答曰戰党項薄契丹數十戰此琪之功令孜嘻怒曰知之密以酖注酒中琪飲已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敬瑄討敗之奔廣都遂走高駢所帝聞變與令孜保東城自守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諫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

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

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

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

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

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

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敕使文宗時宮

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

無所豫羣司百官棄若路人巳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其

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户參軍使人沈于蟇頤津初昭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隸曰大盜未殄宦豎離間君臣吾以諫為官不可坐觀覆亡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隸許諾卒葬其尸朝廷痛之賊平令孜以王鐸為儒臣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楊復光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逼已故薄其賞自謂帷幄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倨甚會復光死大喜即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懿者

富家子頗沈鷙賊在長安知慗以清濁二谷之人倚山為屯不屈賊陰教士卒變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聞賜金紫擢內常侍聞帝將還因大言我且擁衆大散關下閱羣臣可歸者納之令孜謂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襲殺其衆由是益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復光部將鹿晏弘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頊奔龍州晏弘自為留後以建

及張造韓建等為部刺史帝還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復以建及韓建等主之號隨駕五都令孜以復光故纔授諸衛將軍皆養為子别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為十軍統之又遣親信覘諸鎮不附己者以罪除徙養子匡祐宣慰河中王重榮厚為禮匡祐敖甚舉軍怒重榮因數令孜罪責其無禮監軍和解乃去匡祐還訴令孜且勸圖之令孜白以兩鹽池歸鹽鐵使即自兼兩池榷鹽使重

榮不奉詔表暴令孜十罪令孜自將討重榮率邠寧朱玫鳳翔李昌符合鄜延靈夏等兵凡三萬壁沙苑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令孜玫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玫走還邠州與昌符皆恥為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還畧所過皆盡克用逼京師令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宮室舍廬十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唯昭陽蓬萊二宮僅存王建

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牢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攻畏克用且偪與重榮連章請誅令孜而駐鳳翔令孜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孜以兵入寢殿逼帝夜出羣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玫勸與元節度使石君涉焚閣道絕帝西意遘惡令孜劫質天子生方鎮之難使玫進迎乘輿玫引兵追行在敗與鳳楊晟軍帝次梁洋稍引而南玫兵及中營左右被剽戮者不勝計令孜懼人圖己蒙面以行使王建長劒五百清道還囊傳國璽授

之次大散關道險澀帝危及難數矣分軍守靈壁亢追兵玫長驅躡帝帝以閣道毀走他道困甚枕王建膝且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玫重榮表誅令孜安慰羣臣詔以令孜為劒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孜沮而止宰相遘率羣臣在鳳翔者表令孜顓國煽禍惑小人計交亂羣帥請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五萬斛給行在重榮以令孜在不奉命玫乃奉嗣襄王熅即偽位玫敗帝乃得還京師始帝入蜀諸王徒步以從

壽王至斜谷不能進令孜驅使前王謝足且拘得馬可濟令孜怒抶王彊之行王恥之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孜入候帝曰陛下記臣否帝直視不能語令孜自署劒南監軍使閱拱宸奉鑾軍自衞晝夜馳入成都表解官求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王即位是為昭宗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出王建為壁州刺史建取利州自署防禦使因略定閬卭蜀黎雅等州詔即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令孜謀與建連衡亢朝廷

且曰吾子也書召之建喜將至復郤之建怒進圍成都令孜登城謝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答曰父子恩何敢忘顧父自絶朝廷苟改圖則父子如初令孜曰吾欲面計事建然許令孜夜負印節授建明日入成都囚令孜碧雞坊始右神策統軍宋文通為諸軍所疾令孜因事召見欲殺之既見乃欣然更養為子名彥賓即李茂貞也故獨上書雪其罪詔為湖南監軍凡二歲與敬瑄同日死臨刑裂帛為絙授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

我庸有禮因敎謚人法旣死而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爵

楊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子楊復光從兄也宦父玄翼咸通中領樞密世為權家復恭略涉學術監諸鎮兵龎勛亂戰有功自河陽監軍入拜宣徽使擢樞密使黄巢盜京師令孜顓威福斷喪天下中外莫敢亢惟復恭屢與爭得失令孜怒下遷飛龍使復恭乃卧疾藍田僖宗出居興元復為樞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手車駕還遂代

令孜為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實戶八百賜號忠貞啓聖定國功臣帝崩定策立昭宗賜鐵劵加金吾上將軍稍攘取朝政帝嘗曰朕不德爾援立我矣當減省侈長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遂問游幸費對曰聞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朱網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

曰小行從帝乃詔類減半於是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為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厭復恭橫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瓌任以它職可也不宜假節外藩恐負勢顓地不可制帝乃止瓌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己權白為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兄子守亮方領節度除勒利州刺史覆瓌舟于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自

敗聞帝知復恭謀繇是深銜之復恭以諸子為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守立為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人畏之帝欲斥復恭懼為亂乃好謂曰卿家胡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内復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光寵甚既勢鈞遂與復恭爭恨相中傷暴發其私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對延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緯指復恭復恭曰臣豈負陛

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逞皆姓楊非反耶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刼之長樂坡斬其旌節貲貯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貞為龍劒節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訕薄朝政大順二年罷復恭兵出為鳳翔監軍不肯行因丏致仕詔可遷上將軍賜几杖使者還遣腹心殺使者於道遁居商山俄入居昭化坊第第近玉山營而子守

信為軍使數省候出入或告父子且謀亂時順節遥領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與神策軍使李守節率衛兵攻復恭治殺使者罪帝御延喜樓須之家人拒戰守信亦率兵至昌化里陣以待會日入復恭與守信舉族出奔遂走興元順節已斥復恭則横暴出入以兵從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察其意非常以狀聞有詔召順節軏以甲士三百人入至銀臺門何止之景宣引順節坐殿廡部將嗣光審出斬之從者大譟出

延喜門剽永寧里盡夕止賈德晟與順節皆為天威軍使順節誅頗嗟憤重遂亦奏誅之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同劾守亮納叛臣請出兵討罪軍饟不仰度支茂貞請假山南招討使宦尹惜類執不可帝亦謂茂貞得山南必難制詔兩解之茂貞劾復恭自謂隋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逆狀明白且請削守亮官爵遂擅與行瑜出討自號興元節度使詒宰相書慢悖不臣帝為下詔令茂貞

行瑜討之景福元年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茂貞以子繼密守興元詔吏部尚書徐彥若為鳳翔節度使而以茂貞帥興元不拜請繼密為留後帝不得已授以節度使自是茂貞始彊大復恭與守亮等自閬州將北奔太原趨商山至乾元為韓建邏士所禽即斬復恭守信檻車送守亮京師梟首長安市茂貞上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為吾披荊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

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此假子彦博奔太原收葬其尸李克用為申雪詔復官爵

劉季述者本微單稍顯於僖昭間擢累樞密使楊復恭之斥帝以西門重遂為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時李茂貞得興元愈跋扈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内樞密使李周諲及重遂謀誅之乃興師以嗣覃王戒丕為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鐬副之茂貞引兵迎壁盩厔薄興平王師潰遂逼臨臯以陣暴言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

坐安福門斬重遂周𧦬以謝茂貞更以駱全瓘劉景宣代為兩中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師謂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睦故全瓘與鳳翔衛將閻圭共脅帝狩岐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剽東市帝登承天門矢著樓闔帝懼暮出莎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人暍死十三夜為盜掠哭聲殷山徙駐石門茂貞恐乃殺全

瓘景宣及圭自解天子還京師以景務脩宋道弼代之
俄專國宰相崔胤惡之徐彦若王摶懼禍不解稍抑胤
以和北軍胤怒劾摶黨宦竪不忠罷去俄賜死流道弼
驩州務脩愛州並死灞橋逐彦若于南海乃以季述王
仲先為左右中尉疾胤尤甚時帝嗜酒怒責左右不常
季述等愈自危先是王子病季述引内醫工車讓謝筠
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宫中不可妄處人帝不納詔著
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為兄弟遣從

子希正與汴邸官程巖謀廢帝會全忠遣天平節度副使李振上計京師巖因曰主上嚴急內外惴恐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郎主常也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吾敢聞希正大沮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不啓季述見胤曰宮中殆不測與仲先率王彥範薛齊偓李師虔徐彥回總衛士千人毀關入謀所立未決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因矯皇后令曰車讓謝笏勸上殺人禳塞災咎皆

大不道兩軍軍容知之令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陳兵廷中謂宰相曰上所為如此非社稷主令當以太子見羣臣即名百官署奏胥不得對季述衛皇太子至紫廷院左右軍及十道邸官俞潭程巖等詣思玄門請對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遇者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所持銆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容議季述出百

官奏曰陛下督倦于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頤東宮
帝曰昨與丙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宮
監掖帝出思政殿后倡言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
帝亦曰朕久疾令太子監國巖等皆呼萬歲后以傳國
寶授季述就帝輦左右十餘人入囚少陽院季述液金
以完鐍師虔以兵守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
皇后為太上皇后大赦天下東宮官屬三品賜爵一級
四品以下一階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羣臣加爵秩厚

賜欲媚附上下改東宮為問安宮季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夜鞭笞晝出尸十輦凡有寵于帝悉榜殺之殺帝弟睦王師虔尤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動靜輒白季述帝衣晝服夜浣食自竇進下至筆紙銅鐵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方寒公主嬪御無衾纊哀聞外廷胤告難於朱全忠使以兵除君側全忠封胤書與季述曰彼翻覆宜圖之季述以責胤胤曰姦人偽書從古有之必以為罪請誅不及族季述易之乃與盟胤謝全忠曰左軍

與脩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幷送二侍兒全忠得書
恚曰季述使我為兩面人自是始離季述子希度至汴
言廢立本計又遣李奉本齎示太上皇誥全忠狐疑不
決李振入見曰豎刁伊戾之亂以資霸者今閹奴幽劫
天子公不討無以令諸侯乃因希度奉本遣振至京師
與脩謀是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弒帝挾天子令天下
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沒錢五千緡仲先衆辱之督其
償株連甚衆脩聞其不逞曰能殺兩中尉迎太上皇而

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遣客密告德昭割帶内密九通意德昭邀別將周承誨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待旦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劫之斬東宮門外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先頭以進宮人毀扉出御長樂門羣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季述彦範至樓前眉先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梃帝詰季述未已萬梃皆進二人同死梃下遂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中官奉太子逌入左軍收

傳國璽齊偓死井中出其尸斬之全忠檻送嚴京師斬于市李述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從實檢校司徒容管節度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氏李曰繼昭曰彥弼承誨亦檢校司徒邕管節度使視宰相秩皆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凌煙閣留宿衛凡十日乃休竭內庫珍寶賜之當時號三使相人臣無比初延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樞密使立侍得與聞及出或矯上旨謂未然數改易撓權至是詔如大中故事

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
案前受事師虔請於屏風後錄宰相所奏帝以侵官不
許下詔與徐彥回同誅
韓全誨張彥弘者皆不知所來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為
內樞密使劉季述之誅崔胤陸扆見武德殿右廡胤曰
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亂臣請主神策左軍以扆主右則
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意不決李茂貞語人曰崔胤奪
軍權未及手志滅藩鎮矣帝聞召李繼昭等問以胤所

請奈何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持軍還北司使帝謂胤曰議者不同勿庸主軍乃以全誨爲左神策中尉彦弘爲右皆拜驃騎大將軍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胤怒約京兆鄭元規遣人狙殺之不克全誨等知胤必除已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徽總之胤亦諷朱全忠内兵三千居南司以婁敬思領之韓偓聞岐汴交戍數諫止胤胤曰兵不肯去耳偓曰初何爲召邪胤不對議者知京師不

復安矣全誨彦弘及彦弼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胤固請盡誅之全誨彦弘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宫人更求麗姝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爲内詷由是胤計多露始張濬判度支楊復恭以軍貲乏奏假鹽麴一歲入以濟用度遂不復還至胤乃白度支財盡無以禀百官請如舊制全誨擿李繼筠訴軍中匱甚請割三司隸神策帝不能卻詔罷胤領鹽鐵胤銜之全誨等懼帝誅己與繼誨彦弼

繼筠交通謀亂帝問令狐渙渙請召胤及全誨等宴内殿和解之韓偓謂不如顯斥一二柄臣許餘人自新妄謀必息不然皆自疑禍且速雖和解之凶焰益肆帝乃止是時全忠并河中胤為急詔令入朝又詒書曰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令若後至必先見討全忠得詔還汴悉師討全誨帝以為忠又欲其與茂貞同功即詔并力令胤詒二鎮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兵凡七萬威震關中全誨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

下幸闕東將謀傳禪臣不忍見高祖天下移它姓願至鳳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急即火其下帝降樓乃決西幸彥弼等以帝未即駕愈譟宮中禁索苛亟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崩沸或奔開化坊依脩第自固閉無留家鳳翔軍與左神策兵陣大衢長樂門外若丘墟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思政殿時彥弼先入鳳翔全誨逼帝出惟皇后諸王數百騎為衛帝繡袍塗金帽以右神策軍從實天復元年

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遂火宮城繼誨彥弼欲劫百官從天子李德昭等按兵衛之乃得免茂貞以帝居盩厔全忠取華州下令自釋曰吾被詔及得宰相書令入朝既至皆偽也逆臣全誨震驚天子脅乘輿出遷暴露草莽吾當入對言狀時公卿皆在長安數日不聞朝廷敕晝胥使王溥見全忠曰上猶在盩厔公宜亟進羣臣盧知猷等奏記全忠請西迎天子答曰進則似脅君退則負國然敢不勉胥率百官迎全忠灞橋入舍長安一昔而

西茂貞聞全忠至以帝入鳳翔從臣纔三四人全忠遣楊達裴鑄入鳳翔奉表天子汴部將康懷英襲破李繼昭于武功禽馘六千級全誨懼請救於李克用克用遺全忠書勸執崔胤洗海内謗全忠不答進屯鳳翔東偏茂貞登城險語曰天子厭災于此讒人誤公來公當入覲全忠曰宦官脅驚乘輿吾以兵問罪迎上東還王非同謀者尚何所言明日圍鳳翔茂貞不出帝遣中人詔全忠班師不奉詔使者再往全忠聽命引兵攻邠州李

繼徽嬰城三日乃降質其妻復使繼徽守回壁三原胥與鄭元規至三原邀說全忠全忠亦自聞茂貞將戰徙營渭北據高原戰不勝全忠夜入盩厔拔藍田復屯三原時李克用攻慈隰救鳳翔全忠還河中克用部將李嗣昭戰數不利全忠取晉汾二州嗣昭遁還河東全忠曰此茂貞所倚令敗矣何能久乎胥復說全忠曰宦豎謀擁帝入蜀且泣全忠執其手乃定計迎天子會朱友寧敗岐兵于莫父居人皆入保全忠以精甲五萬與茂

貞決戰岐兵敗仆尸萬餘茂貞帳下八百人就縛乃嬰城自夏訖冬兵連不能解勝敗畧相償援軍十餘壁數為全忠擾襲不得進城中日困全忠由是取鳳鄜坊成隴等州間刼鈔以佐軍餉故能不乏茂貞疑帝與全忠有密約增甲士守宫殿初帝至鳳翔有鴉數萬棲殿樹謂之神鴉俄而鴉不來人以為恐全誨等小人既埶窘更相怨疾不復遠慮時財用窶短帝輟所御膳賜全誨等三讓帝曰難得時欲同味耳茂貞食鲊美帝曰此後

池魚茂貞曰臣養魚以候天子聞者皆駭於是全忠軍攻東城焚橋鏖戰部將李繼寵出降茂貞懼密圖誅中官以紓難先遺書曰禍亂之生全誨首之變興倉卒故迎天子至此且公未至懼宅盜馮陵公既志輔社稷請奉乘輿還宫僕願以敝賦從全忠然許然軍稍薄城大譟者三岐軍皆投塹無鬬意帝召茂貞全誨彥弼及宰相蘇檢李繼岌繼忠議和已決中官復沮罷它日帝召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奏餧死者十三王公主夫人

皆聞日食令又將竭柰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左銀臺門遮全誨罵曰破一州餓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數人耳全誨詣茂貞叩頭訴茂貞謝曰士伍亦何知復訴于帝帝不許李繼昭見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令驃騎復破吾族乎罵之乃出降宦竪數傳援軍至皆相賀百姓笑曰紿我乎是時全忠合四鎮兵十餘萬營壘相屬晝夜攻外兵詬守者曰刧天子賊守者亦詬外兵曰奪天子賊諸鎮見崔胤檄皆狐疑不出師唯

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兖州襲華州李克用攻晉州以為援全忠懼圍益急全誨等素譎險常為全忠脅所憚乃請先殺之以迎天子帝既惡宦人脅遷而茂貞又其黨全忠雖外示順終悖逆皆不可倚欲狩襄漢依趙匡凝然不得去乃定計歸全忠以紓近禍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軍詔崔構挾中人郭遵誨往既行又命宮人寵顏馳見全忠諭密旨乃以蔣玄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旰全誨彦弘恨甚逮食不能捉匕自見勢

去訃無所用垂頭喪氣帝召韓偓見東橫門執手涕泗
帝曰令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矣於是內養八輩候廷
中授命每二輩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彥弘易
簡敬容皆死即詔第五可範為左軍都尉王知古楊虔
朗為樞密使知古領上院虔朗領下院繼筠繼誨彥弼
皆伏誅茂貞取其輜重是夜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
十二人悉以首內布囊詔蔣玄暉學士薛貽矩送全忠
曰是皆不肯使乘輿東者既斬之矣全忠大喜徧告軍

中以姚洎為岐汴通和使全忠詒茂貞書曰宦者乘陴詈不已曰稟王旨是乎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繼彝等十人於是開壘門全忠猶攻北壘帝遣寵顏賜御巾箱寶器使罷兵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京兆誅黨與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傳呼徹三仗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將相勤王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嗚咽命韓偓起之解玉帶以賜召之食帝顧衛兵或有憤發者

因履係解目全忠爲吾繫之全忠跪結履汗浹于背而左右莫敢動是夜帝三召皆辭朱友倫以兵衛帝李克用引軍去帝還京師胤全忠議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内侍省哀號之聲聞于路留單弱數十人備宮中灑掃胤以鎮人性謹厚即詔王鎔擇五十人爲勅使内諸司宦官主領者皆罷於是追諸道監軍所在賜死其財産籍入之詔以中官脅遷狀及全忠迎乘輿本末告方鎮罷監軍院咸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爲員衣黄

衣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若寺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可範等無辜傾悼之為文以祭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始劉季述專廢立中人皆與聞帝反正誅季述及薛齊偓數族而已餘貸不問又悔之後稍稍誅夷羣宦寖不安時帝懲幽辱能勵心庶政數召見羣臣問治道有志中興而全誨胥爭權外召彊臣劫本朝以相吞齧卒用關東軍窮討暴誅君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弒死唐室以亡其禍本於

全誨彦弘云

贊曰袁紹誅常侍以逞㣲曹操移漢崔丞相血軍容甘心焉而朱温篡唐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内攘姦人則大臣專王室卑矣漢唐相去五百嵗產亂取亡猶蹈一轍非天所废而人謀洄刺乃然耶

唐書卷二百八

唐書卷二百八考證

田令孜傳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舊書作令

孜弟

唐書卷二百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二百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陳　林

謄錄監生臣顧永涵

謄錄監生臣王　錦

唐書卷二百九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酷吏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決尚茹菜為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幾措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中懦庸盜攘天權

畏下異已欲脅制羣臣檣翦宗支故縱使上飛變搆大
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稟於
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
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紳纓若
狗豚然至搬背臭達道路寃血流離刀鋸忠鯁貴彊之
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幃闥而天命已遷猶
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
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爲常推劾之吏以嶮責痛詆爲

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脅籤爪縣髮熏目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使不得瞑號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今舉朝脅息謂陛下朝與為密夕與為讐一罹攝逮便與妻子決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息而酷吏寖寖以罪去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類事叢姦臣作威渠憸宿狡頗用慘刻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

摯殺戮矣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為酷覬俊臣輩怵利
放命内懐滔天又張湯郅都之土苴云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初徐敬業兵興武后患之見
大臣常切齒欲因大獄去異已者元禮揣旨即上書言
急變召對擢游擊將軍為推使即洛州牧院為制獄作
鐵籠礊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横木關手足轉之號
曬翅或紡囚梁上縋石於頭訊一囚窮根柢相牽聯至
數百未能訖衣冠氣褫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故論

殺最多是時來俊臣周興踵而奮天下謂之來索薛懷義始貴而元禮養爲假子故爲后所信後以苛猛復受賕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來俊臣京兆萬年人父操博徒也與里人蔡本善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天資殘忍喜反覆不事產客和州爲姦盜捕送獄獄中上變刺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百天授中續以

罪誅俊臣上書得召見自陳前上琅邪王沖反狀為績所抑武后以為諒擢察侍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其慘脅制羣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纎介皆入于死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累息至以目語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仁敬康暐衛遂忠等陰嘯不逞百輩使飛語誣蔑公卿上急變每擿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時號為羅織牒左署曰請付來俊臣或侯思止推具必得后信之詔於麗景門别置獄敕俊臣等頗

按事百不一貸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謂入者例皆盡也俊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具為支脉網由咸有首末按以從事俊臣鞫囚不問輕重皆注醯于鼻掘地為牢或寢以匽溺或絶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重囚乃宣詔又作大枷各為號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後以鐵為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

選而絶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懼皆自誣服
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宏崔神
基盧獻等下獄俊臣顓以夷誅大臣為功乃奏囚降制
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仁傑等已論死待日而決
稍𢛆之仁傑乃遣子持帛書稱枉后見愕然責謂俊臣
對曰是囚不褫巾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周綝往
視遽假仁傑襆帶立西廂綝懼俊臣東視唯唯去莫敢
聞先是宰相樂思晦為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隸司農

上變得召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條反狀付之無大小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為俊臣所弄耳后意解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勗内侍范雲仙虔勗不堪枉訟於大理徐有功俊臣使衛士亂斫之雲仙自陳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即死人人脅息久之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為民長壽中還授殿中丞坐贓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

母俄召為合宫尉櫂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司農奴婢十人以官户無面首聞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諸蕃長數十人剺耳務面訟寃僅得解綦連耀等有異謀吉頊以白俊臣殺數十族既欲擅發姦功即中頊以法頊大懼求見后自直乃免俊臣誣司刑史樊戩以謀反誅其子訴闕下有司無敢治因自刳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為流涕俊臣奏與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絞后為宥死流漢

州萬歲通天中上已與其黨集龍門題揩紳名於石抵
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昭德謀絕
其惡未發衛遂忠雖無行頗有辭辯素與俊臣善始王
慶詵女適段簡而美俊臣矯詔彊娶之它日會妻族酒
酣遂忠詣之閽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罵俊臣耻妻見
辱已命毆而縛于庭既乃釋之自此有隙妻亦慙自殺
簡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以妾歸之俊臣知羣
臣不敢斥已乃有異圖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

王與南北衙謀反因得騁志遂忠發其謀初俊臣屢掎摭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咎后不發至是諸武怨共證其罪有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背著牀瞑矣爭抉目擿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無子餘家屬籍沒方俊臣用事託天官得選者二百餘員及敗有司自首后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家后赦其罪時有來子珣周興者皆萬年人永昌初子珣上書擢左臺監察御史無學術語言蚩鄙

后倚以按獄多徇后旨故賜姓武字家臣既誣雅州刺史劉行實弟兄謀反已誅掘夷先墓得遷游擊將軍常衣錦半臂自異俄流死愛州興少習法律自尚書史積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武后奪政拜尚書左丞上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是時左史江融有美名興指融與徐敬業同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召見興不許融叱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子珣興與丘神勣謀反詔

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内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勣而宥興嶺表在道為讐人所殺神勣者行恭子為左金吾衛將軍高宗崩后使害章懷太子於巴州歸罪神勣下遷疊州刺史俄復故官佐俊臣等為慘獄遂見倚愛博州刺史琅邪王沖起兵拜神勣清平道大總管討之州人殺王素服出迎神勣盡

殺之凡千餘族即拜大將軍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貧嬾不治業爲渤海高元禮奴詭
狠無良恒州刺史裴貞笞吏吏積怨教思止告舒王元
名與貞謀反付周興鞫訊皆夷宗拜思止游擊將軍元
禮懼引與同坐密教曰上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
對獬豸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
問思止以對后大悅天授中遷左臺侍御史元禮又敎
上以君無宅必賜所沒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顧

居其地既而果假之以其教對后益喜恩賞良渥思止本人奴言語俚下嘗挼魏元忠讓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棒即殺琅邪王沖者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我如乘驢而墜足絓鐙為所曳者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抵殊死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鋸截之無抑我承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非我孰教爾邪思止驚汗起謝曰幸蒙公教乃引登牀元忠

徐就坐色不變獄稍挺思止音吐鄙而訛人效以為笑侍御史霍獻可數嘲靳之思止怒以聞后責獻可我已用之何所誚獻可具奏鄙語后亦大笑來俊臣棄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挹女事下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俊臣往劫慶詵女已辱國此奴復爾邪搒殺之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以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競慘刻暑月繫囚別為狹室積蒿施氈

蜀其上俄而死已自誣乃舍它獄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慴弘義輒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兎縣爲集衆捕逐畦蓏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兎御史延載初俊臣貶弘義亦流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會侍御史胡元禮使嶺南次襄州按之弘義歸窮曰與公氣類持我何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氣類爲杖殺之

郭弘霸舒州同安人仕為寧陵丞天授中由革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絶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顔間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為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

援刀自刳腹死頃而蛆腐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后問羣臣外有佳事邪司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陽橋成弘霸死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初以鸞臺典儀繇遷監察御史中宗時武三思烝僭不軌王同皎張仲之祖延慶等謀殺之事覺捕送新開獄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盡其情會敕宰相李嶠等同訊執政畏禍𪊲滅無所問因呼曰宰相有附三思者嶠等數附承嘉耳咕

嚅紹之翻然不復顧即引力士十餘曳因至築其口反
接送獄中謂仲之曰事不諧矣仲之因言三思反狀紹
之怒擊折其臂因呼天曰吾雖死當訴爾於天因裂衫
束之卒誣以謀反皆論族因等已誅紹之意岸軒傲朝
野注目擢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過汴州廷辱錄事參
軍魏傳弓久之傳弓為監察御史而紹之坐贓詔傳弓
即按紹之謂揚州長史盧萬石曰我頃辱傳弓今來按
我死矣獄具得贓五百萬法當死韋后女弟救請故減

死貶瓊山尉俄逃還京萬年尉捕擊折其足更授南陵令員外置開元中為括州長史同正不得與州事死

周利貞者亡其系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闌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魚馬闌得之刺史大笑神龍初擢累侍御史諧附權彊五王等疾之出為嘉州司馬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反以其計告三思五王貶湜勸速殺之以絶人望問誰可

使以利貞對利貞湜内兄也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
矯殺敬暉桓彦範袁恕已還拜左臺御史中丞數為仇
人狙報幾不免先天初為廣州都督湜陷劉幽求諷嶺
表諷利貞殺之賴桂州都督王晙護而免利貞頗事剠
剠夷獠苦其殘虐皆起為寇詔監察御史李全交按問
得贓狀貶涪州刺史開元初詔利貞及滑州刺史裴談
饒州刺史裴棲貞大理評事張思敬王承本華原令康
暐侍御史封詢行判官張勝之劉暉楊允衛遂忠公孫

琰廉州司馬鍾思廉皆酷吏宜終身勿齒尋復授珍州司馬明年授夷州刺史黄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鉏僇桓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為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縱姦不必行也疏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加朝散大夫廷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

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今東都搜掩其家得金銀錦繡冒違制令當加重貶且久據朝廷捷給便佞見忠於君者猶仇讐然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人今擢典要藩繇六品遷三品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會廷珪罷起爲辰州長史朝集京師與魏州長史敬讓皆奏事讓暉之子也以父寃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姦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史翟璋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玄宗曰訴父之

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夺讓俸三月復
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梧州開元中又有洛陽尉
王鈞河南丞嚴安之捶人畏不死視腫潰復笞之至血
流乃喜
王旭者貞觀時侍中珪孫也神龍初為兖州兵曹參軍
時張易之誅而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輒斬其首送東
都遷并州録事參軍長史周仁軌者韋后黨也𤣥宗平
内難有詔誅之旭不待覆斬首齎還京師遷累左臺侍

御史崔湜敗其婦翁盧崇道自嶺外逃歸東都爲讐家
上變詔旭訊覆旭廣捕親黨窮極慘楚當以重辟崇道
及三子皆死門生故人並海内名士皆絓染流徙天下
咨其寃旭與大夫李傑不平更相齧訐傑坐斥衢州刺
史故旭益横殘毒以逞官數遷常兼御史其爲人苛急
少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囚皆逆服製獄械率有名
曰驢駒拔撅犢子縣等以怖下又縋髮以石脅承之時
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三

豹嵩爲赤全交爲白旭爲黑里閭至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宋王憲官屬紀希虬兄爲劒南令坐贓旭奉使臨訊見其妻美逼亂之因殺其夫而納贓數百萬希虬使奴爲臺傭事旭旭不知頗愛任之奴盡疏旭請求積數千以示希虬希虬泣訴于王王爲上聞詔劾治獲姦贓不貲貶龍州尉恚而死

吉溫故宰相頊從子也性陰詭果于事諂附貴宦若子姓奉父兄天寶初爲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嶷得幸引

溫入見玄宗目之曰是丞不良我不用罷之蕭炅為河
南尹御史遣溫到府有所訊詰乃并治炅不為末擬右
相李林甫善炅故得免炅入守京兆尹而溫方調萬年
尉不辭人為寒恐於是高力士間出就第炅多私謁溫
乃先往與力士語執手歡甚將出炅通謁溫陽惶恐趨
避力士止之語炅曰吾故人也炅揖乃去它日到炅府
辭曰國家法不敢隳今而後洗心事公云何炅待盡歡
林甫與李適之張垍有隙適之領兵部而垍兄均為侍

郎林甫密遣吏擿其銓史僞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彖日情不得吳使温佐訊温分囚廷左右中取二重囚訊後舍楚械搒掠皆呻呼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牒乃挺出諸史迎懾其酷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獄具林甫以為能温嘗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林甫久當國權㷀天下陰構大獄除不附已者先引温居門下與錢塘羅希奭為奔走椎鍜詔獄希奭文深虐其舅鴻臚少卿張博濟林甫壻也以姻家故自御史

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初溫因中官納其出武敬一女為盛王妃擢京兆士曹參軍林甫欲搖東宮左驍衛參軍柳勣影會發杜良娣家陰事溫按狀勣以誣誅因引勣所善王曾王脩已盧寧徐徵悉逮縛論死尸積大理垣下家屬離竄初中書舍人梁涉道遇溫低帽障面溫怒乃諷勣引涉及嗣虢王巨皆斥逐林甫惡楊慎矜王鉷飛書言圖讖事委溫以獄初慎矜客史敬忠與溫父善見溫襁褓時溫馳至東都逮捕楊氏親屬賓客取

敬忠於汝州鐵鑠頸布蒙面未嘗正視隂遣吏脅曰愼
矜獄具須君一辨君即服罪可貸即不服死不解敬忠
即索筆自款温陽不見再三請乃與之對如温所敕温
謝曰大人毋懼乃下拜愼矜以左證具欲自誣而識不
得御史盧鉉索其家挾讖以入於是愼矜兄弟皆賜死
株連數十族是時温與希奭相勗以虐號羅鉗吉網公
卿見者莫敢耦語温推事未窮而先計贓成奏乃引囚
問震以烈威隨問輒承無敢遲鞭楚未收于壁而獄具

矣林甫才其爲擢户部郎中兼侍御史楊國忠安禄山方尊寵高力士居中用事溫皆媚附之兄事禄山嘗密諗曰李右相雖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見遇久亦不顯以官公若薦我爲宰相我處公要任則右相可擠矣禄山大悦亟稱溫才天子亦忘前語於是禄山領河東節度表溫自副并知節度營田管内採訪總留事拜鴈門太守知安邊鑄錢事以母喪解禄山表爲魏郡太守楊國忠當國引拜御史中丞兼京畿關内採訪處置使

祿山敕吏設白紬帳于傳以候命慶緒親御而餞之溫銜其德故朝廷動靜輒報不淹宿而知天寶十三年祿山入朝領閑廐使薦溫武部侍郎以為副國忠與祿山爭寵而溫昵祿山甚國忠不善也會河東太守韋陟怨失職因溫以交祿山徧饋權近國忠遣人發其狀斥溫澧陽長史其屬員錫及陟皆坐貶明年溫仍坐受賕奪民馬貶端溪尉始林甫死希奭出為始安太守張博濟韋陟韋誡奢李從一員錫皆逗遛始安溫既謫又依希

奭以居國忠奏遣蔣沇臨按希奭擅殺罪人貶海康員
外尉俄遣使者殺溫等五人溫之斥帝在華清宮詔從
臣曰溫本酷吏子朕過用之故屢構大獄專威福今既
斥公屬安矣溫死五月而祿山反即僞位求溫子方七
歲授河南參軍以報之
崔器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爲駙馬都尉
貌豐偉飲酒至斗不亂器有吏幹然性陰刻樂禍天寶
中舉明經爲萬年尉踰月擢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爲東

畿採訪使引為判官渾坐贓敗器亦廢後為奉先令安祿山陷京師器受賊署守奉先頃之同羅背賊賊將安守忠張通儒亡去渭上義兵且數萬器大懼悉毀賊所署符敕募衆以應之渭上軍敗遂走靈武素善呂諲得為御史中丞户部侍郎肅宗至鳳翔兼禮儀使二京平為三司使器草定儀典令王官陷賊者悉入含元廷中露首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令刀仗環之以示扈從羣臣器既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乃建議陳希烈達奚珣

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原貸

後蕭華自賊中來因言王官重為安慶緒驅脅至相州聞廣平王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愧悔及聞崔器議刑衆心復揺帝曰朕幾為器所誤後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病亟叩頭若謝辠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鷙天寳末為武功丞年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以國用大竭數

請掊天下財巧傅於法日月有獻漸見識用大抵覆囚先收家貲以定贓有不滿意攤索保伍姻近人懼其威無敢不如約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州縣閒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搒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鎣窮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使若虛按之即歸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即馳入白于帝詔姑出若虛泥訴曰臣出即死因蔽若虛殿中而召伯陽伯陽至具劾若虛罔上帝主

先語叱伯陽出并官屬悉貶嶺外李峴頗左右鍪等罷

宰相於是若虛權焰震朝廷羣臣不舒息尋擢御史中

丞上元元年以罪貶賓化尉死

敬羽河中寶鼎人貌寢甚性便辟善候人意補匡城尉

朔方安思順表為節度府屬肅宗初擢監察御史以言

利幸京師平任遇寖顯凶態不能忍乃作巨枷號勳尾

榆囚人多死又仆囚于地以門牡轢腹掘地實棘席蒙

上瀨坎鞫囚不服則擠之坎人多濫死遷累御史中丞

宗正卿鄭國公李遵坐賄下詔獄羽參按遵肥而羽瘠則引遵危坐小牀痺且仆遵欲伸足羽曰公乃囚我延公坐何可慢遵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贓至數百萬嗣岐王珍謀反詔羽窮劾乃悉召支黨環以榜具囚惶怖一昔獄成珍賜死左衛將軍竇如玢等九人皆斬太子洗馬趙非熊等六七人斃杖下聞者毛豎先是胡人康謙以賈富楊國忠輔政納其金授安南都護領山南東路驛事吏疾之誣其通史朝義羽鞫之謙須長三尺明日

脫盡膝髁皆碎人視之以為鬼乃殺之羽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為御史皆暴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昇曜流黔中寶應初羽斥道州刺史詔殺之羽聞使者至線服而逃吏械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告訐咤曰不及推死矣治州者無宜寢

唐書卷二百九

唐書卷二百九考證

王旭傳貞觀時侍中珪孫也○舊書作曾祖珪

唐書卷二百九考證